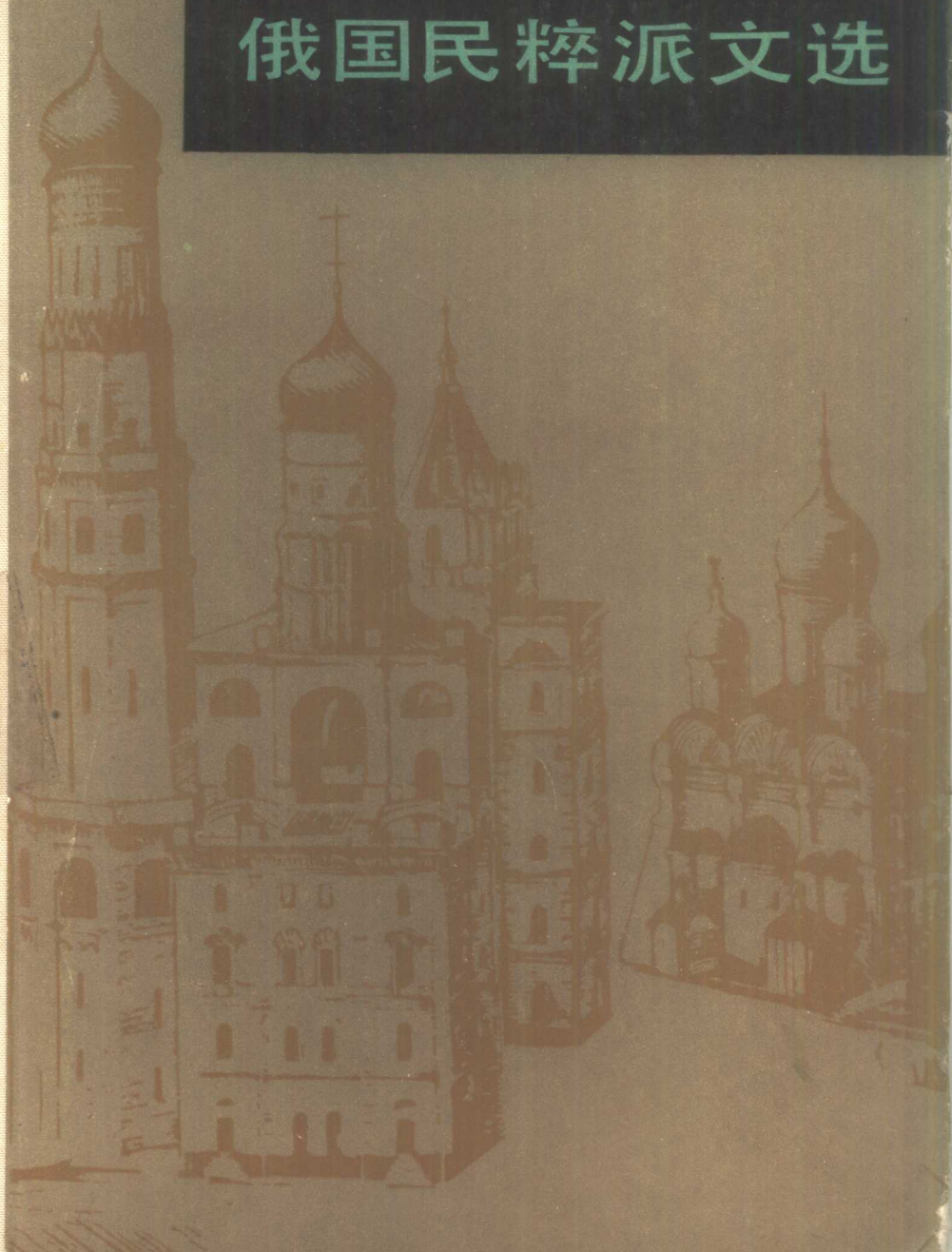


俄国民粹派文选



俄国民粹派文选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钱月华

俄国民族派文选

Eguo Minzuipai Wenxuan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2.75 印张 785,000 字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书号 3001·1887 定价 4.55 元

前 言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在俄国出现的一个带有浓厚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是俄国长期经济落后、农民小生产者占优势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特有的产物。

民粹主义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时期，曾在俄国历史上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根据列宁的分析，民粹主义可以分成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革命的民粹主义即旧民粹主义，它在六十、七十年代的俄国思想史上居于统治地位。到了八十、九十年代，民粹主义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自由民粹主义占了上风，它与自由派合流，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严重障碍。

民粹派的基本理论思想就是把俄国的村社制度理想化，肯定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这种理论并非民粹派的独创，它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期。这一理论最早是由俄国伟大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

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是一次极不彻底的改革。根据沙皇政府颁布的新法令，农民虽然有了人身的自由，但他们在经济上却根本没有解放，农奴制的残余依然保留着。农民们所遭受的压迫有增无已。与此同时，随着农奴制的改革，资本主义在俄国也迅速发展起来。这样一来，大批大批的农民走向破产，沦为无产者，遭受封建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批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青年知识分子冲上俄国的政治斗

争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力图通过发动农民来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从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民粹派的名称也正是由此而来的。民粹派的政治要求恰恰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未来的学说中找到了现成的理论根据。所以民粹派把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并不是偶然的，尽管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是民粹派。

用列宁的话来说，民粹派的基本理论观点概括起来就是：“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鼓舞他们、唤起数十人数百人去同政府作英勇斗争的东西。”^①

从反对农奴制残余和沙皇专制制度以及解除人民痛苦的主观愿望来看，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但是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抱住俄国遗留下来的落后的村社经济不放，把村社和农民自治美化成一条不同于欧洲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他们看不到在俄国的现实生活中，与其说人民是受资本主义发达之苦，不如说是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所以他们不分析地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衰落、倒退和祸害，对俄国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他们对真正代表着世界未来的工人阶级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不是把工人阶级当作创造真正人类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力量，而是视为俄国“历史的不幸”以至“祸害”。他们不懂得，“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②民粹派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因为他们的基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2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

本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和反动的。

民粹派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派别。七十年代民粹派各派的代表人物是拉甫罗夫、巴枯宁和特卡乔夫。虽然他们在基本理论上是一致的，但在革命的策略问题上则有很大的分歧。

拉甫罗夫派认为，俄国人民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革命的时刻什么时候到来，还无法预言”，革命者的当务之急就是到农村去宣传，使农民作好起义的准备。所以人们通常把这一派称为“宣传派”或“准备”派。

特卡乔夫与拉甫罗夫截然不同，他对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充满了极度恐惧和不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会推迟革命以至永远不能实现，因此现在应当立即实行暴动。现在必须立即“敲起警钟”，毫不拖延地实行变革，“任何犹豫不决、任何拖延耽搁都是犯罪！”他认为，“准备革命——这根本不是革命家的事”，“革命家不是准备革命，而是干革命”。

号称“暴动派”的巴枯宁派在立即实行暴动这一点上同特卡乔夫派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俄国农民的革命情绪已经到了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所以他号召青年到农村去立即组织起义。但在如何暴动和暴动的归宿问题上他们却有原则的分歧。巴枯宁着眼于农民，而且反对建立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他认为，农民始终是反对国家这个最大的祸害的，因此，立刻消灭国家是“社会革命”的基本的和首要的任务。与巴枯宁不同，特卡乔夫是一个布朗基主义者，在他看来，革命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情，只有靠少数知识分子采取密谋的办法才能夺取政权，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民粹主义行动上的多次失败。民粹派内部开始分化瓦解。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以米哈伊洛夫斯基、尤沙柯夫、沃龙佐夫和丹尼尔逊为主要代表的自由民粹派占了

上风。

这个时期的民粹派已经失去了“到民间去”的热情，他们并没有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实中吸取必要的教训，相反，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同政府的斗争上，把个人恐怖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斗争手段。这就不能不使他们更加脱离人民，招致反动当局更加疯狂的镇压，使无数热情的革命青年死于沙皇政府的屠刀，最后使革命归于失败。

列宁在革命活动的初期就同民粹主义进行了斗争，并撰写了重要的历史性专著，全面地批判了民粹派的哲学观点、经济思想和政治纲领。列宁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给予民粹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如上所述，民粹主义在俄国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同欧洲早期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是在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今天，研究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及其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收集了俄国民粹派各个时期各个派别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和一些纲领性的文献，编译了这本书，供有关研究工作者和读者参阅。

参加本书编选和译校工作的有：宋洪训、纪涛、杨穆、王家华、谢梅馨、李吟波。

参加部分文章翻译的有：蔡毅、吴育群、单继达、刘环宇、王忠琪、林静、王承时、靳慰然、冯加、李毓榛、杜奉真、樊立堂、周延实。

目 录

致青年一代	(1)
青年俄罗斯	(20)
村社	阿·普·夏波夫 (31)
致劳工朋友们	德·弗·卡拉科佐夫 (41)
农民问题(摘录)	格·扎·叶利谢也夫 (44)
我们的纲领	米·亚·巴枯宁 尼·伊·茹柯夫斯基 (45)
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	米·亚·巴枯宁 (47)
历史信札(摘录)	彼·拉·拉甫罗夫 (53)
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摘录)	恩·弗列罗夫斯基 (151)
社会科学入门(摘录)	恩·弗列罗夫斯基 (181)
富豪制及其基础	格·扎·叶利谢也夫 (184)
论马克思一书俄文版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 (222)
工业家代表大会上的俄国工人问题(摘录)	
.....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 (233)
致俄罗斯人民(摘录)	亚·瓦·多尔古申 (243)
致知识分子	亚·瓦·多尔古申 (257)
革命宣传纲领	彼·阿·克鲁泡特金 (260)
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摘录)	
.....	彼·阿·克鲁泡特金 (263)
前进,我们的纲领!(摘录)	彼·拉·拉甫罗夫 (285)
俄国人民的账(摘录)	彼·拉·拉甫罗夫 (294)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补充(一)

.....	米·亚·巴枯宁(303)
农民改革(摘录)	格·扎·叶利谢也夫(325)
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	彼·尼·特卡乔夫(337)
敲起警钟!	彼·尼·特卡乔夫(373)
能实际达到的近期革命目标应当是什么?(摘录)	
.....	彼·尼·特卡乔夫(377)
为什么我们要办报(《工作者报》)	(382)
赋税在增加,工作却没有!(摘录)	(387)
革命与国家	彼·尼·特卡乔夫(394)
人民与革命	彼·尼·特卡乔夫(407)
近年来俄国经济开发成就概述(摘录)	(415)
《开端报》	(429)
我们在农村中的任务(摘录)	雅·瓦·斯捷法诺维奇(434)
“土地和自由”社纲领	(439)
《土地和自由》杂志纲领	谢·米·克拉夫钦斯基(446)
《土地和自由》论未来制度的理想(摘录)	(452)
人民园地上的新苗	(455)
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	
.....	格·瓦·普列汉诺夫(487)
“土地平分”社宣言	格·瓦·普列汉诺夫(499)
土地平分	格·瓦·普列汉诺夫(501)
《民意报》的任务	(510)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纲领	(519)
致卡尔·马克思	(524)
政治革命和经济问题	阿·多罗申柯(525)
民意党工人党员纲领	(532)

给《土地平分》杂志编辑部的信	格·瓦·普列汉诺夫(541)
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	(544)
人民党纲领	(549)
民粹派基本提纲	(553)
略论俄国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知识分子的任务	阿列克谢也夫(561)
试论民粹派纲领	(588)
俄国农业生产的形式(摘录)	谢·尼·尤沙柯夫(610)
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摘录)	瓦·巴·沃龙佐夫(650)
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摘录)	尼·弗·丹尼尔逊(717)
英雄和群氓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813)
再论英雄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906)
再论群氓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946)
民意党恐怖派纲领	亚·伊·乌里杨诺夫(1009)
“民意党人”传单 1895 年第 3 号	(1016)
“民意党人”传单 1895 年第 4 号	(1020)
作者简介	(1029)

致青年一代^①

1861年9月于圣彼得堡印刷，未经书报检查机关检查。^②

待到生死存亡的时刻，
我是否会玷污公民的称号，
去效仿那娇嫩、堕落的斯拉夫人？
不，我不能耽于情欲，
不能在可耻的花天酒地中虚度年华，
不能忍气吞声，
听任那专制制度的压榨。
那些尚未看准命运的青年，
不想了解时代的使命，
不准备为被压迫者的自由，
去投入未来的斗争。
他们对苦难深重的祖国冷若冰霜，
不考虑他们日后的耻辱，
还有那后世子孙的合理谴责。

① 这一传单反映了六十年代初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经济纲领，同时也包含着一些民粹派的思想内容，如主张反对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企图防止改革后的俄国转向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否认国内产生无产阶级的必然性，认为俄国的经济发展可能走上独特的道路，强调农民村社的特殊性，指望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等。——编者注

② 传单是在伦敦赫尔岑的印刷所里印刷而后秘密运到彼得堡的，作者是尼·瓦·舍尔古诺夫和米·拉·米哈伊洛夫。——编者注

但当人民奋起寻求自由的权利时，
如果看到他们仍在寻欢作乐，
如果发现他们根本不象布鲁图^①和李哀各^②，
他们就将后悔莫及。

雷列耶夫

当自由宣言^③已准备好，只待发布的时候，俄国政府首先胆怯了；它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害怕了：要是全俄国都一轰而起怎么办？要是人民到冬宫去怎么办？于是他们便决定在大斋期间宣告给予人民自由，把谢肉节期间的粗俗表演暂时挪到远离皇宫的地方去，挪到皇家草坪上去。人心难测啊！呵！俄罗斯人民真不可理解！政府不是以为它能使自己的人民幸福吗？哪里听说过幸福的人去打碎玻璃，见人就打？如果政府害怕人民，这就是说，它有害怕人民的原因。的确，原因是有的。首先，国君欺骗了人民的期望：他给予人民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人民所想象的自由，不是人民需要的自由。其次，他窃取了人民的欢乐，在斋期而不是在2月19日发布宣言。第三，国君组织了制订和审查《法令》的委员会，这就表明他完全藐视全体人民，藐视俄国社会中最优秀的即最有教养的、最正直和最有才能的人——人民派，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最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问题是由国君和地主们解决的。在人民当中，谁都没有参加工作的份，报界人士不敢说一个不字——沙皇

① 布鲁图(公元前85—42年)——古罗马政治家，与卡西乌谋刺恺撒，旨在恢复共和政体。——编者注

② 李哀各(1785—1823)——1820—182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1820年在军队中领导反对斐迪南七世专制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发展成为革命。他曾被选为革命议会的主席。革命被法国武装干涉者镇压下去后，李哀各被处死刑。1820年为他致敬而作的颂歌，于1931年被定为西班牙共和国国歌。——编者注

③ 沙皇宣言是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2月19日谢肉节签署的。政府因害怕人民在节日期间群众骚动，将宣言改在3月5日发布。——编者注

给予了人民自由，象施舍一样，象扔给狂吠的狗一块无肉的骨头以暂时安抚它并拯救自己的小腿肚一样。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也不应使政府得到谅解。不是人民为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人民而存在。因此，一个政府如果不了解人民、不知道人民的疾苦和要求，如果认为自己是地主、是完全为自己的私利行事的，最后，如果它藐视它所治理的人民，那么这样的政府显然不配为人民的政府。罗曼诺夫家族大概忘记了，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选举出来的，^① 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比某些波兰和瑞典的王子更有能力管理俄罗斯。所以说，如果他们辜负了人民的期望，那就让他们滚开！我们不需要侮辱我们的政权；我们不需要妨碍国家思想、民事和经济发展的政权；我们不需要以骄奢淫逸和自私自利作为自己的口号的政权。

我们需要的不是沙皇，不是皇帝，不是君主，不是掩盖着世袭的无能的银鼠长袍；我们要把了解生活和人民的人世间的凡人选举出来作为自己的首脑。我们需要的不是在乌斯宾斯基大教堂举行过涂油礼^②的皇帝，而是按自己的职务领取薪金的推举出来的首长。

农民的解放和最近四年表明，新政府就其现有的成员而言，就其享有的权利而言，是绝对不行的。还是那些迟钝的卑劣的显贵包围着沙皇；还是那些盗窃国库者阿德列尔别尔格和穆拉维约夫之流盘踞政府的高位；政府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俄罗斯；在它看来社会舆论是不存在的，就象它认为不存在俄国社会一样，就象地主认为不存在农民的舆论一样。我们的政府只知道自己，只做于自己

① 指 1613 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选举。——编者注

② 用油涂抹前额以表示降福的宗教仪式。——编者注

有利的事情。请给我们指出满意政府的人来吧！是搜刮民财致富的阿德列尔别尔格们和穆拉维约夫们吗？是六千万人之为之受苦受难的十个人吗？而这就是政府，这就是皇帝的政权！

我们不知道俄国哪一个阶层没有受过皇帝的政权的凌辱。所有的人都遭受过凌辱。最近一次凌辱正是发生在皇帝的政权以为它做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它为俄国伟大的未来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的时候。我们并不否定二月十九日发表的宣言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的重要性并不是政府所看到的那种重要性。解放农民是第一步，不是走向俄国的伟大未来，便是导致俄国的不幸；不是走向政治和经济的昌盛，便是产生经济和政治上的无产阶级。选择通向这一或那一可能性的道路取决于我们自己。解放的时刻是伟大的，因为它播下了对政府普遍不满的第一颗种子。我们利用这一点来提醒俄罗斯注意它目前的状况。我们要提醒它，象坦波夫有一个庄园的农民们对待自己的德国总管那样对待我们的政府的时机到来了。当自由宣言向农民们宣读以后，他们给大车套上马，恭敬地请自己的总管坐上大车，把他们送出庄园，同样恭敬地请他们滚蛋。农民们对德国人说：“我们非常感谢你的管理，但是现在我们再也不需要它了；上帝保佑，你走吧，你愿去哪里就去哪里，但别再回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的政府大概没有猜想到，它结束了地主的权力，也削弱了自己的皇帝的政权。皇帝只是因为有了地主才有力量，叶卡特林娜二世很懂得这一点，她称自己为第一个女地主。地主们完结了，皇朝也就完结了——它已没有基础，只剩下了没有实质的名义，没有内容的形式。

在俄国全部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一次专制制度去帮助人民。沙皇说：“我要让农民们自由”。千千万万地主们便俯首称是，表示十分愿意服从皇上的意志。但这是垂死的专制制度的回光返

照。它就此完结了。它在俄国再也无事可做了，已不能再期待它做什么了。各阶层已开始明白，在此之前他们起着多么可怜的作用；解放的农民们已想到自己的绝境；他们表示不满了。到处都是不满的人，大家期待着某种事情……皇帝的俄国在瓦解。

如果亚历山大二世不明白这一点，不想自愿对人民作出让步，那对他就更坏。普遍的不满还是可以安抚的，但是，如果沙皇不作出让步，如果爆发总的起义，不满的人们将更坚定，他们将提出极端的要求。政府应考虑到这一点，防止灾祸的时机还没有过去，但不能再延迟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记住，我们是在和一个不可靠的政府打交道，这个政府以暂时的让步来安抚我们，从一时的私利出发破坏全国的整个未来，——对于那十个卑鄙的家伙说来，六千万人的幸福算不了什么。

年青的一代！请不要忘了这一点。

不要忘记，我们主要寄希望于你们，我们认为只有你们才是能够为整个国家的幸福牺牲个人利益的人。我们寄希望于你们，因为我们认为你们是最能拯救俄罗斯的人，你们是俄国的真正力量，你们是人民的领路人，你们应当向人民和军队解释皇帝政权对我们所作的一切坏事，你们应该向人民指明，这里没有任何涂油式，上帝是在普遍幸福的事业中，在善良的人们的事业中被人们所认识的，哪里没有善，那里就有恶的力量——黑暗的恶魔在作怪，而这个恶魔就是一直存在至今的俄国皇帝的政权。

你们应该向人民说明，关怀他们的人，希望他们占有土地、希望他们不要永远依附于地主的人是存在的；希望减少他们的苛捐杂税、希望在法庭上确立正义、希望他们摆脱多余的保姆和监护人是存在的。

也不要忘了士兵。要向他们解释，他们有同情者，这些人想

要缩短士兵们的服役期限，发给他们更多薪饷，使 他们 不 受鞭挞。

要把这一切向人民和士兵解释清楚，但是不要忘了补充说，一切障碍来自沙皇和他的大臣们，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利的。

最近我们这里产生了许多未老先衰的人，从德国的书里获得理论经验的可怜的经济学家。这些先生不懂得，经济主义使我们精神贫乏，经济主义只能教会我们数钱，使我们分开，把我们推向狭隘的个人主义。他们不明白，不是思想跟着利益走，而是利益跟着思想走。我们从物质企求开始，能获得福利吗？——片面的经济科学不会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相反，我们抛开了金钱的打算，力求获得自由，恢复自己的权利，就能争取到幸福，有了幸福，自然也就能有福利，即我们如此想要得到的东西——金钱。

不幸，我们这里产生的这些立宪的和经济的倾向正在导致保守主义；它们使人僵化；导致阶级分化，产生特权阶级。它们要把俄国变成英国，用英国的成熟性喂饱我们。但是难道俄国按其地理位置，按其自然财富，按其土壤条件，按其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与英国有任何共同之处吗？难道英国人在俄国土地上能成为他们在自己的岛上形成的那种人吗？我们已经当够了法国人和德国人的猴子，难道我们还要当英国人的猴子吗？不，我们不要英国的经济成熟性，俄国人的胃消化不了它。

不，不，我们要走的是另一条路，

我们不背十字架……

让欧洲去背吧。谁能断言，我们应该走欧洲的道路，走萨克森或英国或法国的道路？谁能为俄国的前途负责？谁能说他比六千万人更聪明，比全国居民更聪明？谁能说他知道俄国需要什么，他能引导俄国走向幸福？有哪一种科学能教会他这一点，对他说过他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呢？至少，我们不知道有这么一种科学；我